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五回 唐秦王失陷金墉 劉文靖親齎軟表

詩： 莫謾爭高逞富強，富強原是喪身方。
請看項羽石崇輩，逞富誇強果滅亡。
裝些聾啞學些癡，莫管他人是與非。
富不趨承貧不慢，隨緣安分是便宜。
忍字分明是利刀，刀安心上莫輕搖。
一時搖動招災禍，把得牢時禍自消。
得饒人處且相饒，一著饒人果是高。
好見面時冤不結，身家保守得堅牢。
且停警世明心句，再整聯珠串玉謠！

話說五虎將擒了秦王，徑回金墉城東華朝前下馬。黃門官奏知，魏王傳旨，擁至駕前。秦王連呼：「叔父！」魏王說：「你既曉宗脈，卻怎麼明取河南，暗撲金墉？」吩咐錦衣武士，推出斬首報來。刀斧手把秦王擁出朝門，班部中閃過軍師徐茂功，觀見秦王有天日之表，帝王氣象，連忙當駕叩頭：「臣奏我主！暫息雷霆之怒。陛下若斬此人，非安社稷之計，金墉禍不遠矣！」魏王問：「何故？」茂功曰：「此人東蕩西除，入長安與父王承大統，兵精糧足，有房、杜為之謀，李、殷為之將。我主若殺其子，必起傾國之兵復仇，奮死而來，吾兵何以當之？」魏王問：「如此，怎麼定奪？」茂功說：「赦有其死，監禁為質。李淵若有降書朝貢，以禮而來，放之亦解兩國之患。若無朝貢之禮，那時相機而動，要斬不遲！」魏王准奏，傳旨：「且免其死罪，監禁南牢，再作區處！」

玉葉重生離魏闕，金枝得赦出朝門。
烏靴跌綻心悲痛，兩淚紛紛自怨嗔：
「天罡陰陽算得准，淳風禍福果通神。
說我打圍該有難，果然玩景受災連。
只因遇言妖魔鹿，誤撞囚籠困虎城。
當初若信陰陽事，怎得非災禍及身？
傳與東西路上經商客，南北途中販寶人，
有人若到長安去，奏與唐堯李帝君。
說我世民監禁金墉地，休想還邦奉二親！」

一行煩惱一行走，早至南牢裡面存。
牆高教刃屯荊棘，戶小門低隱獸形。
四下悲風寒凜凜，一團瘴霧困騰騰。
果然犯法身無主，哪管王侯與庶民。
枷鎖牢拴違法子，匡床禁錮犯條人。
短棍木籠心膽碎，鐵鐐銅鈕夢魂驚。
雖然一座囚牢戶，賽過三途地獄門！

不說秦王下南牢，一壁廂魏王駕散文武，有魏徵、徐茂功、秦叔寶三人，同出朝門，恰好在魏徵府前經過。魏徵說：「二位大人，請到草堂，略敘片時。」三人下馬離鞍，進入府堂，分賓而坐，一面令家童整備酒饌。霎時間擺下杯盤肴饌，香馥馥茶烹玉蕊，碧澄澄酒泛珍珠。

飲宴已畢，三個起身，徐步廳階。其日晚間，萬里無雲，碧天如洗。魏徵猛抬頭，見西北上一顆星，瑞彩精光，色同皎月，周圍一簇散星羅列。魏徵問說：「徐大人，這顆星光彩異常，不知是何星辰？」茂功說：「此星是紫薇星！」魏徵說：「光映金墉，不知照誰？」茂功說：「正照唐家二太子！」魏徵說：「唐秦王倒是真命天子？」茂功道：「正應此人！」叔寶聞言，心中暗喜。魏徵說：「目今干戈遍野，玉石同山。秦王雖在縲紲之中，我們也該施些恩義與他。」叔寶說：「不瞞二位大人，我已有恩到了。」魏徵失色驚問：「將軍與秦王素無相識，有何恩施與他？」叔寶將金龍出現，簡架斧的話，說一遍。魏徵道：「此真是活命之恩！」茂功說：「我也有恩與秦王。朝廷要行取斬，我用善言解救，才送南牢監禁。量著陰陽，秦王有百日之災，他日必登帝位。」魏徵悅：「徐大人！古聖賢之君，多類於此。且天將降大任於人，必先勞其形體，苦其思慮，困於窘辱，喪其侈心，然後可得尊榮之位。此必然之理！」言罷，茂功、叔寶辭別魏府，上馬而去。魏徵回轉廳前坐下，心中自忖：宰輔留心為世民，玄成低首自評論：「紛紛四海干戈起，擾擾生民不太平。

秦王卻是真天子，又遇飛災禍及身。
世勸諫言王得命，秦瓊簡架帝重生。
二人果有興唐意，偏我無由救小君！」
魏徵正在思謀處，閃過同緣一會人。
張氏夫人來啟問：「大人何事惱心情？」
隨王近御惟君貴，衣紫腰金受帝恩。
閒時金甕嘗春酒，靜坐焚香玩古今。
心中有甚憂疑事，何不明言與我聞？」

魏徵說：「夫人！只因唐朝二太子帶了人馬，看我這裡城池，魏王遣將擒拿，將他監禁南牢。叔寶、茂功知他真命天子，都施恩結識他。我心下欲留些情與他，無計可施。聞茂功說，秦王有百日之災，況魏王有旨，每日只與一餐飯，恐喪其命。以此躊躇。」夫人說：「我只道為甚事惱懷，原來如此！微末小事，何足介意！大人放心，不須憂慮。你明日詐病在家，三日不要去朝賀。三日後，妾身去見魏王，別有計策。事成才報你知道。」魏徵依著夫人言語，詐病在家，不去朝賀。

兔走鳥飛似水流，百年光景夢莊周。
人生最苦無根蒂，空使身心曉夜謀。

拈指光陰，過了三日，張夫人一日早晨，梳妝已畢，頭帶鳳冠，身穿霞帔。家童準備香車寶輦，夫人坐下，徑赴朝門，隨班朝見。張夫人俯伏殿階，魏王問：「俯伏者是誰？」侍臣答應說：「魏徵妻張氏！」魏王問：「有何事奏？」張氏奏說：「有夫魏徵，患病在家，三日漸加沉重，多凶少吉，特奏陛下。」魏王問：「為甚病起？」張氏奏說：「丈夫為因世亂兵荒，曾許下一百日設牢之願，保安國家，到今日未得酬還。三日前，丈夫睡到三更，夢見一尊金甲神人，口討設牢之願。夢中驚醒，就得病到今，」魏王見說，心下自想：「滿朝文武，都不如魏徵才高學廣，又善寫諸家字法。如失魏徵，失一良棟！」魏王說：「寡人洛口倉有的是陳糧，替魏徵設牢一百日，待病痊才赴朝儀！」夫人叩頭，謝恩出朝。回到府中，來見丞相，把奏魏王的計策，說了一遍。魏徵

萬千之喜：「多謝夫人妙計！」以設牢為名，每日香羹美饌，供奉秦王不題。

再說唐將馬三保、段志玄、殷開山、劉弘基，因見魏兵迫趕秦王，眾將無心戀戰，撥轉馬就走，於路尋取秦王，探聽消息。早有藍旗來報說：「二殿下被魏將迫到老君堂拿住，送見魏王，把殿下監禁金墉！」四將大驚，急回千秋嶺軍營，見了袁天罡、李淳風，把秦王被陷事細說一遍。李淳風說：「諒著陰陽，已知主公公有難！此乃天數，不可逃也！如今收拾人馬回朝，奏主定奪！」傳令起軍，上長安去。

不說金墉囚太子，且談眾將起團營。
干戈暫息回唐國，軍馬忙催轉大秦。
手卷旌旗藏殺氣，橫拖槍劍隱微雲。
安營哪揀平陽地？下寨何曾警夜巡！
將士恹恹因念主，徵人慘切為思君。
不分曉夜投前進，早至三川八水門。

眾將趨入城，屯下人馬，不覺天色已晚。只見：樵子停柯具，牛羊下遠山。渡頭燈火起，柳岸係漁船。到了次日早晨，唐高祖駕設早朝，金爐香動螭頭暗，玉佩聲來雉尾高。百官朝賀已畢，袁天罡、李淳風同眾將俯伏駕前，李淳風把秦王陷金墉事，逐一啟奏。高祖聞知大驚，問：「邙山玩景，哪幾將保駕？」李淳風說：「馬三保、段志玄、殷開山、劉弘基四將保駕！」高祖宣至駕前。

高祖聞言乍失驚，忙宣保駕看城臣：「緣何陷在金墉內？一一分明奏朕聞！」
三保開言呼萬歲，金鑾俯伏奏明君：「眾臣保駕河南去，兵在千秋嶺下屯。
托王洪福旗開處，兩陣王充緊閉城。
殿下要看邙山景，保駕微臣四個人。
臣與淳風曾苦諫，陰陽不信出營門。
邙山追射銜花鹿，引奔金墉城下存。
李密無情興士馬，五員大將統雄兵。
微臣拍馬當先戰，不料旁邊暗遣軍。
舉斧徑奔秦殿下，老君堂內主遭擒。
魏兵簇擁歸朝去，監禁南牢裡面存。
臣等不敢專徵討，戴罪歸朝見聖明。」
說罷神堯流兩淚，魂消魄散痛傷心。
昏沉半晌方回轉，倒在金龍椅上存。

高祖聽罷，眉頭緊團，面帶憂容問袁開罡、李淳風、李靖：「你三人善曉陰陽，吾兒世民得回朝不得回朝？」三人奏說：「殿下有百日之災，災滿方得回朝！」高祖見說，袍袖一展，散了文武，駕回正宮。有竇娘娘迎接入宮。娘娘問說：「我王因甚事，憂形於色？」高祖說：「御妻！孩兒世民，徵討河南王世充，因去邙山看景，追射白鹿，誤撞金墉城，被李密差兵遣將，拿去監禁南牢。如今眾將歸朝，奏朕知道。李淳風說，待百日災滿，方得還朝。也不知果能回否，因此煩惱！」那娘娘才方聽罷。

慘切傷心悲世子，悠悠頂上失三魂。
槐花黃染銀盆面，菜葉青凝紫絳唇。
空勞十月懷胎苦，枉受三年乳哺辛。
攻書就學心隨步，日暮思歸母倚門。
方喜成人知孝義，聰明英武果超群。
義兵初起家為國，耀祖光宗超等倫。
吾兒好似彩鳳遭羅網，不知甚日飛回見二親！
娘娘哭罷魂消散，憂鬱哀傷病九分。

娘娘思想秦王，染病在宮。次日，高祖駕設早朝，文武朝畢，帝問：「吾兒被陷金墉，眾文武有誰施策，救取還朝？」言未絕，班部中閃出民部尚書劉文靖啟奏：「陛下即位之時，李密曾貢獻朝賀，我主至今未曾酬答！」高祖問：「如今要遣甚禮取救？」劉文靖說：「今用黃金千兩，蜀錦千匹，玉帶、龍袍、名馬，修軟表一通，待臣去講和，救取殿下。一來主人與李密同宗，二來臣與他有郎舅親情。」高祖問說：「卿與他有甚親？」劉文靖說：「臣有一小妹，與李密為妃。」高祖問：「你妹今在麼？」文靖說：「不幸早亡了。臣妹雖亡，親情還在！」高祖准奏，吩咐當駕官，作速準備禮物，一壁廂高祖親修下軟表一通，交付文靖：「卿宜用心辦事，即去早來，勿辜朕望！」劉文靖領了旨意，辭高祖出朝，上馬扳鞍，帶了從人，徑往金墉城去。

人行風送，馬去雲飛。幾多花柳店，無數短長亭。在路非止一日，到了金墉。進城內，徑至東華門，朝前下馬。魏王正坐朝，門上官奏：「有使臣等旨！」魏王教：「宣至寶殿！」朝拜已畢，魏王問：「來使莫不是劉文靖大舅麼？」「臣就是！」魏王說：「一別久矣！」文靖說：「主人夙仰聖德，因兵火間隔，無由瞻侍。」魏王問：「大舅你一向在於何處？」文靖說：「臣仕唐朝。」魏王問：「現任何職？」文靖說：「臣職受民部尚書。」魏王問：「卿到此有何話說？」文靖說：「向日蒙陛下賜禮，賀唐主即位，因軍務繁冗，有失修謝。今特差臣貢獻黃金、蜀錦、龍袍、玉帶、名馬，並軟表一通，伸敬陛下！」魏王見說，微微冷笑：「我若不拿秦王，他永世也不來回禮！」魏王故意不看禮物，近侍官把表章接到龍案上拆開。魏王展龍眉，睜鳳眼，觀看表文：高祖親修御寶文，長安特遣乾邦臣。

天牌領到劉文靖，頓首金墉魏主人：
朕常思想無由會，水遠山遙隔信音。
敬修短表惟垂覽，望恕唐童仲子身。
因往邙山貪看景，打圍誤撞到金城。
方今四海刀兵動，你我應難比路人。
叔父歸天吾服制，先皇宴駕弟參靈。
宗祖源流皆一脈，百年繁衍到如今。
近來休看唐王面，祈念同枝共祖親。
大海能藏千澗水，高山善隱萬重雲。
虎豹何曾食子肉？飛龍焉肯害兒孫！
高抬貴手推恩赦，早放吾兒李世民！」

魏王看罷表章，心中自忖：「唐高祖好沒主宰！既有許多禮物，滿朝文武，豈無一人？卻差這個賊來！放了秦王，知道的，說我與唐家是宗親；不知道的，只說劉文靖分上。他回朝定然誇功賣口，沒了我的恩義！」魏王一時怒起，把表章扯得紛紛碎，喝令錦衣武士：「把劉文靖綁出斬首報來！」正綁之間，只見班部中閃過魏徵叩頭：「主公震威息怒！自古兩國相徵，不斬來使。我主方以仁義治國，取信於民，今唐家以禮來貢，又是宗親，殺之，誠恐外人議我主無容人之量！況唐家豪傑極多，來一個，監禁一

個，要唐家獻土納降，遣人入質，才放秦王，通其和好，則我主安如泰山，使列國聞之，盡皆欽服聖德矣！」魏王准奏，著武士押送南牢監禁。

得命唐臣辭魏闕，再生文靖出朝廷。
錦衣押解投前進，送下南牢死禁門。
太子乍聞心膽碎，秦王一見失三魂：
「問卿有甚緣由事，也受非刑到此存？」
文靖恭身忙頓首：「千秋在上得知聞：
為因殿下遭羈此，萬歲神堯特遣臣。
蜀錦黃金並軟表，將來取救我王身。
不期李密忘宗戚，毀表當朝要斬臣。
幸逢魏相忠言諫，免死歸牢見主人！」
肇仁訴罷衷腸話，玉葉聞言半晌昏。

不說文靖下南牢，且說跟文靖背宣匣的頭目，不分曉夜，奔回長安，徑到東華朝前等旨。高祖正視朝，黃門官奏說：「有跟文靖的頭目，歸朝候旨！」高祖教宣入殿前，問道：「劉文靖何在？」頭目把魏王毀表監禁話，一一奏聞。高祖大驚，問李淳風、李靖：「你說吾兒百日災滿還朝，怎麼連文靖也監禁在金墉？如何是好？」李淳風奏說：「陛下寬心。調攝聖體，過了百日，君臣自然還朝！」高祖聽奏，悶悶無言，退了朝班，轉後宮見了竇皇后。高祖問：「御妻病體好些麼？」皇后說：「主人要臣妾病好，除是吾兒回朝，母子團圓！」高祖說：「御妻！想起來不能夠回朝了！寡人辦下黃金、蜀錦、名馬、寶帶，並軟表，差劉文靖去與李密講和，不料這賊忘恩絕義，毀卻表文，連文靖也監在金墉！」娘娘見說，滿眼弔淚，痛哭嚎啕！

娘娘見說重添惱，跌腳捶胸大放聲：
「奸賊豐密忘宗義，結下冤仇似海深！
軟表金銀來納貢，緣何不放我兒身？
有朝自敗擒拿你，萬劍分屍馬踐塵。
教我子母一時輕分散，不知何日返朝門！
吾兒要見娘親面，除是三更夢裡尋！」
哭罷多時神氣散，喪了娘娘竇太真。
曉來天鼓如雷震，只見亢金星落地埃塵！

高祖見喪了娘娘，痛哭一場。吩咐百官傳哀，詔曉諭四方。將娘娘香湯沐浴，皇后服飾殯殮，選高僧高道，建齋七日，將靈柩停在孝思殿，待秦王回朝之日安葬。高祖一來喪了娘娘，二來思念秦王，心中愁悶，竟不視朝。有詩為證。

淒涼獨坐禁宮深，懶向明堂聚武文。